



良心茶遊記

●良心

美國對日戰略演變(中)

在美國和西班牙爭奪中西太平洋霸權期間，日本乘機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同俄國開戰。俄國長期覬覦遠東土地，通過修建西伯利亞鐵路，加速向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擴張。甲午戰爭後在中國東北修建中東鐵路，並趁八國聯軍侵華出兵佔領中國整個東北，意圖持續南下威脅日本勢力範圍的朝鮮。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利益尖銳對立。俄國在遠東的擴張，也威脅英國在華貿易與英屬印度安全。英國需要借日本牽制俄國在遠東擴張，把俄國勢力困在遠東，自身則集中海軍主力應對德國日益增長的威脅。日本急需獲得英國的外交背書和資金與技術，以消除日本同俄國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時遭遇其他列強的干涉。

英日雙方一拍即合，於1902年1月30日在倫敦首次締結盟約：互相承認雙方在中國、朝鮮的特殊利益；若一方與兩個及以上國家作戰，另一方提供軍事支援。後來英國與日本修改盟約：一方遭任何第三國進攻，另一方即參戰。英日同盟是近代歐洲大國首次在和平時期與亞洲國家建立對等軍事同盟。同盟極大助長了日本擴軍備戰對外擴張的野心，為日本對俄國發動戰爭、奪取朝鮮和中國東北掃清了外交障礙，直接促成日俄戰爭，也為後來美日在太平洋地區衝突埋下伏筆。

1904年2月8日，日本艦隊突襲駐中國旅順的俄國太平洋艦隊，日俄戰爭爆發。海戰中日本聯合艦隊先重創俄國太平洋艦隊，後又在對馬海峽全殲遠來馳援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俄國海上力量徹底崩潰。在地面戰中，雙方在旅順和奉天（瀋陽）展開了百萬級陸軍大戰，日軍付出重大傷亡後攻佔旅順、奉天。日軍死傷20多萬人，慘勝。俄軍戰死負傷加被俘近30萬人，陸軍主力遭重挫。此時俄國內爆發革命，無力繼續戰爭。在美國老羅斯福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後來還有個小羅斯福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調停下，日俄雙方在1905年9月5日簽訂《樸茨茅斯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支配權和獨佔利益；將中國旅順、

大連租借權和中東鐵路南段（南滿鐵路）轉讓日本；割讓庫頁島南部（南樺太）給日本。

日俄之戰日本首次以亞洲國家（黃種人）擊敗歐洲老牌帝國（白種人），打破了世界「白人不可戰勝」的固有認知，極大提升了日本國際地位。日本正式躋身世界列強，軍國主義進一步膨脹。日俄之戰也深刻改變了遠東國際格局和秩序，進一步加劇了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俄國遠東擴張受挫，國內革命動搖沙皇統治，埋下1917年俄國革命的誘因。中國國土淪為外國戰場，百姓蒙受巨大災難；刺激國內民族危機意識，推動清末立憲、革命思潮興起。

美國在日俄戰爭中以調停者身份促成《樸茨茅斯和約》，提升了美國在遠東的影響。這使美國認識到可以借助大國矛盾介入遠東事務，推行門戶開放政策，維護擴大自身在華商業利益。但同時美國也看到日俄戰爭後遠東海權格局的改變，日本海軍快速崛起，日本在太平洋勢力膨脹，列強在遠東激烈爭奪的風險。美日在遠東的利益衝突不斷加劇。這一方面促使美國調整遠東外交，以平衡日俄力量，防止一國獨霸東亞，為後來美國深度參與亞太事務奠定思路；另一方面美國開始判斷日本為太平洋主要假想敵，設想美國在太平洋單獨對日本作戰的預案。

就在這時美國西海岸核心城市舊金山爆發了「排日移民危機」。1848年美國西部發現金礦後，淘金熱潮開啟亞洲移民大潮，大批華工到美國參與金礦開採與後來北美太平洋鐵路建設。亞洲移民使舊金山小城一躍崛起，成為美國西部商貿樞紐和西海岸金融中心。1882年美國《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大量日裔勞工到美國填補華工缺口。日本的迅速崛起和快速擴張使美國西海岸「黃禍論」迅速發酵。舊金山勞工群體擔憂日裔移民搶佔工作、土地，於1905年成立「亞裔排斥聯盟」，當地媒體持續進行排日宣傳，排日氣氛高漲。

1906年4月舊金山發生7.8級大地震，全城約八成區域化為廢墟，城區校舍大量損毀。災



●1904年日俄海戰示意圖

作者供圖（AI繪圖）

後日裔移民快速重建家園，遷入白人社區，日裔子弟得以進入當地公立學校就讀，引發白人很大抵觸。舊金山教育委員會決定：強制所有日裔學童轉入「隔離學校」，不得與白人兒童同校上課。日本政府立即強烈抗議，部分媒體鼓吹派遣軍艦開戰。美日關係驟然緊張。後來雖然在美國總統老羅斯福斡旋下舊金山教育局撤銷了隔離令，但這次美國排日危機深刻改變了美日關係，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戰略猜忌。事件後，日本感受到美國的種族歧視，國內民族主義持續高漲。美國排日思潮也持續發酵。後來美國國會又出台移民法案，全面禁止亞洲移民入境。美日矛盾持續積累，關係進一步緊張，兩國國內都出現戰爭恐慌。

美國軍方高層開始預判：日本有可能對美國太平洋殖民地（菲律賓、關島）發動進攻。於是，美國陸海軍聯合委員會在當年（1906年）就起草了菲律賓防禦預案，這是美國陸海軍聯合委員會第一份將日本列為主要假想敵的太平洋作戰預案。1907年日本出台《帝國國防方針》，首次把美國列為核心假想敵。美國老羅斯福總統立即要求陸海軍聯合委員會評估遠東防禦風險。1907年6月18日，美陸海軍聯合委員會草擬出對日作戰計劃的初步構想，確立了美國單獨對日作戰的基本框架：戰爭初期美軍在西太平洋採取守勢，菲律賓防禦依託要塞固守，待本土主力艦隊集結後跨太平洋西進，尋機與日本主力艦隊決戰，奪取制海權後封鎖日本本土。不到10天後的6月27日，美國老羅斯福總統隨即批准，這就是後來美軍對日《橙色戰爭計劃》的最初原型。

詩情畫意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趙素仲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九十六 日驛中作窮春盤

——耶律楚材之二（元代）



耶律楚材之二 日驛中作窮春盤

昨朝春日偶然忘，試作春盤我一嘗。
木按初開銀線亂，砂瓶煮熟藕絲長。
勻和豌豆揉蔥白，細葉莖蒿點韭黃。
也與何曾同一飽，區區何必待膏粱。

己亥秋日
素仲配畫

耶律楚材是遼皇族，他博覽群書善詩文，元朝立國規制多由他制定，有《湛然居士集》等行世。

耶律楚材在此詩中表現了漢元飲食文化的融和。宋代詩人方岳也寫有《春盤》一詩：「萊蕪根蘗纖冰玉，萁蒿苗茁點寒綠。霜鞭行茁軟於酥，雪樹生釘肥勝肉。」讀來與耶律楚材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古代有在立春日掛春幡，吃春盤的習俗。這習俗既風雅又健康。試想春天萬物生長，菜苗嫩葉亦可觀可嘗，採摘許多蔬菜製成春盤，慶賀春天的來臨。耶律楚材在此詩中「勻和豌豆揉蔥白」中自註：「西人蔥餅必投以豌豆」。此句表現了元人飲食和漢人飲食的差異。原來「西人」代表外族在元代已有此稱呼。

今日我們的飲食文化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大融和了。西餐也吸納了東西亞豐富的醬汁和配料，中菜也吸收了西餐的風格。吃蔬菜春盤就如西餐的「雜菜沙律」，不過，西餐的沙律醬是飲食致肥的陷阱。我也愛吃各式蔬菜做成的雜菜沙律，但醬汁必須自行調製，我乃簡單地用少許生抽、糖、蠔油加滾水調勻，也清淡可口，不會致肥，為了健康，犧牲一點口福又何妨。

浮城誌

●楊隱

故鄉的小石橋

仲秋，我因村裏一位長輩去世而回到故鄉。長輩是舅公的兒子，我們叫他表爺；其實應該叫表叔，因為他的年齡比我父親小。表爺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二兒子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小兒子年齡比我們小一點，整天跟在我們後面玩，也是童年的夥伴。

表爺家外面有一條小河，那是牟河的上游。與其說是一條小河，不如稱為小溪更加貼切。小河寬不過兩米，深不過一米，彎彎曲曲，流到牟河。小河的水是從青衣江畔的崇山峻嶺裏流出來的，一年四季常綠。小河裏有的地方長滿油草，有的地方是小小的水凼。兒時的夏天，我們常常拿着網兜在河裏水淺的地方撈蝦子，撈小魚。

算起來，牟河的上游共有三座石橋。表爺家外面那座石橋，只有一塊石條架在河堤上，是最小的一座。橋兩邊都是冬水田，河堤就是田埂，由於上高下低，石橋斜高斜高的，上面還有一條小溪的水也流到這裏。兒時的冬天，不用下雪，只要晚上氣溫下降，颳過冷空氣和冷風，第二天早晨，冬水田裏就會結上一層凌冰。凌冰晶瑩剔透，有薄有厚，有的地方還布滿花紋。童年時鄉村物質匱乏，凌冰就成我們很好的玩具。兒時的上學路上，我們撿起小瓦片或乾泥塊，用手輕

輕一甩，它們便在凌冰上發出「喇喇」聲響，飄出很遠，比打水漂好玩多了。鄉村孩子上學，都愛邀約一起走在鄉村小路上，有說有笑，快快樂樂。而我最愛約的夥伴，就是表爺的二兒子牟光祥，我們關係很好。有一年冬天，我和他上學時走到小石橋前，突發奇想，去冬水田裏敲來一塊大凌冰，抬過橋後轉身放到橋上，看誰能夠走上來。跟在後面的是牟光祥的弟弟牟光權，他顛抖着走上石橋，一隻腳剛踩在凌冰上，想提起另一隻腳時，咔嚓一聲，凌冰碎了一塊，他也滑掉到小河裏。小河水不深，沒有生命危險，但我們嚇得不知所措。這個情景恰好被表娘（表爺的母親）出門餵豬時看到，趕緊放下餵豬的工具跑來救人。我們怕挨打，一溜煙跑了。第二天上學路上，我問表爺昨天回家挨打沒有？他說沒有。而他的弟弟依然熱情地和我打着招呼，屁顛屁顛地跟在後面。

表爺的喪禮是牟光權操辦的。出殯後沒那麼忙時，我問當年的小石橋還在嗎？他說還在，帶我穿過田埂和草叢，來到橋前。當年的石條還在，只是為了安全，村民們又在旁邊加了一塊預製板，讓小石橋比當年寬大了一些。我讓他重新站到當年的石條上拍了張照，算是留個童年的記憶吧。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紫禁城裏的「頂級設計院」

——清代造辦處的中國宮廷美學

如果說紫禁城是一座巨大的宮殿，那麼造辦處，就是這座宮殿裏最神秘的一間「設計院」。

一個杯子、一把椅子、一方硯台、一盞宮燈，甚至皇帝書房裏的一件小小陳設，都可能經過這裏的設計、試製、修改和最終審核。

最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在舉行的「清宮製造與當代設計」展覽，讓我們重新開始了解這個曾經深藏宮中的機構。展覽展出150多件來自故宮博物院珍貴文物，從材料、工藝到製作流程，揭秘了清代紫禁城裏造辦處的神秘面紗。那麼，造辦處究竟是做什麼的呢？

它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手工作坊，而是代表着當時中國最高級別、最有工匠精神、最精美奢侈的頂級工藝創意、設計、製造機構。

造辦處隸屬於清代內務府，初創於康熙時期，設置在紫禁城內，後來逐漸形成遍布各地的製作網絡。它下面設有數十個專業作坊，聚集來自全國各地的最優秀的能工巧匠，製作和修繕宮廷所需要的器物、傢具、陳設以及各種特殊用品。更重要的是，這裏實行的是一種非常嚴格的「皇家審美」。工匠做出的樣品，往往需要呈送皇帝審閱。皇帝不滿意，就需要重新修改；一個細節不合心意，也可能推倒重來。因此，紫禁城裏的造辦處可以被看作18世紀中國古代一個極為重要的「皇家設計與製造原創地」。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分別留下了非常鮮明的時代印記。

康熙時期的造辦處，首先體現的是一個王朝的自信。這一時期的宮廷審美，仍然帶有滿洲傳統的皇家氣象，同時又開始大量吸收漢文化以及西方技術。

香港故宮館此次展覽中，一件非常特別的鹿角椅，讓我們看到康熙時代獨特的精神氣質。椅子的主體結構使用鹿角製作；而這些鹿角據記載來自康熙皇帝親自獵獲的鹿。它已經不僅僅是一件傢具。鹿角代表的是狩獵、騎射和滿洲傳統；而當它經過宮廷工匠的重新組合，成為一把精緻的宮廷座椅，又進入了皇帝的日常生活空間。生活傳統、皇帝的權威與巧思的工藝，就這樣被造辦處凝聚在一件傢具之中。

後來乾隆皇帝還在椅背上留下詩作，這件康熙時代的器物，也因此成為跨越兩代皇帝的歷史見證。

如果說康熙的審美帶有一種雄渾和開創，那麼到了雍正，宮廷器物突然變得更加精緻、雅氣。

雍正皇帝是清代歷史上非常特別的一位「審美型皇帝」。他喜歡觀察細節，也喜歡親自參與器物設計。

展覽中的一件銀製提樑壺，便非常能體現這種趣味。它參考了日本蒔繪漆器的造型，卻沒有簡單複製，而是改用銀來重新製作。整個器物幾乎沒有繁複裝飾，線條簡潔，表面光素。這種「少即是多」的審美，非常接近今天所謂的現代設計。

但雍正並不只是追求簡潔。

另一件海水雲龍福壽紋桃式盒，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器物以黃金為胎，外部鑲

嵌紅珊瑚，並以九條龍穿行於雲紋之間，既有皇權象徵，又充滿吉祥如意。

一件極簡，一件極繁。這恰恰說明，雍正時代真正追求的不是某一種固定風格，而是對比例、材料、工藝和視覺效果的精確控制。

如果說康熙是造辦處的創始人，雍正是發展細琢者，那麼乾隆，則把造辦處推向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乾隆時期，造辦處不僅繼承中國傳統工藝，更積極吸收西方技術、日本工藝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材料、新形式。於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宮廷美學世界出現了。

展覽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是畫琺瑯八稜開光山水花鳥圖提樑壺。它的原型來自西洋銀製暖壺，但乾隆皇帝並沒有照搬，而是命工匠重新設計，並特別要求在提樑上加入製作難度極高的金星玻璃。於是，一件西洋式器物，被重新賦予中國宮廷的裝飾語言。它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

這正是乾隆時代造辦處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是簡單地模仿外國，而是把外來的東西重新「中國化」「宮廷化」。

還有一件雙龍捧八卦插屏，更有意思。工匠把古玉璧巧妙地融入紫檀木插屏之中，圓形木蓋上雕刻雙龍捧乾卦。「乾」與「乾隆」之間形成巧妙呼應，幾乎可以看作乾隆時期的一個「皇家品牌標誌」。

今天回望造辦處，會發現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區別，並不僅僅存在於器物表面。康熙的器物，有開疆拓土之後的雄健與自信；雍正的器物，有一種淡雅、精準而近乎處女座潔癖般的審美；乾隆的器物，則展現出一個龐大帝國對於古今中外各種工藝的包容與匯聚。而三位皇帝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僅僅是器物的使用者，更是造辦處真正意義上的「首席設計師」。

這也是這次香港故宮館這場展覽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它沒有把這些文物僅僅當作「古董」來展示，而是讓我們看到，一件器物背後其實存在着設計、材料、工藝、審美、權力和人的故事。甚至連工匠佩戴的木質腰牌，也被納入展覽。腰牌上記錄着工匠的姓名、年齡以及外貌特徵。今天看起來，它就像一張幾百年前的「工作證」。那些沒有留下名字的人，曾經在紫禁城深處，一遍遍打磨、

雕刻、燒製、鑲嵌。他們製作的東西屬於皇帝，但他們留下的技藝，卻屬於整個人類的藝術。

兩百多年之後，當我們站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櫃前，看見這些金、玉、琺瑯、珊瑚、木、漆和玻璃製作的器物，也許真正應該看的，不只是它們有多麼華麗。而是應該想一想：

在一個沒有現代工業、沒有電腦設計的時代，中國工匠如何憑藉雙手，把一個皇帝腦海中的想像，變成現實？這或許才是清代造辦處留給今天最珍貴的遺產——器物會老去，王朝會遠去，但人類對於美、對於持續創新的工藝、對於創意的追求，留存今日的色彩、圖案、線條、審美的觀念可以穿越三百年，依然打動今天的我們。



●鹿角椅

作者供圖